

XIAOYAOBAO

JISHI

小 窑 堡 纪 事

李圣祥◎著

APETIN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小 密 堡 纪 事

李圣祥◎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窑堡纪事/李圣祥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396-4808-8

I. ①小…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8340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出版策划:刘 哲

责任编辑:周 康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3.75 字数:260千字

版次: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李圣祥其人其作(代序)

杨 柳

李圣祥的小说具有鲜明的个性,情节曲折,故事性强,人物栩栩如生。他的语言较少书卷气,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小说语言,风趣、幽默、机智、口语化,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的小说大都表现了社会转型期农村各种人物的复杂心态,既有可读性,又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在《风流家史》中,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个被贫穷逼得一家三代人走向坠落的悲惨故事,读后掩卷沉思,让人感慨唏嘘。表现了作家对贫穷和愚昧的憎恶,对富裕和文明的呼唤。《严冬季节》讲述了两对农村青年夫妻由于一只母鸡被盗引发出一连串令人捧腹而又让人心酸的故事。作家一方面鞭挞了他们的自私与狭隘,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对农村中某些特权阶层的贪婪欺诈进行了揭露和嘲讽,表现了作家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表面上看《严冬季节》是一出喜剧,但它却有一个悲剧结局。喜剧是它的外壳,悲剧才是它的内核。读这部中篇,先是让人发笑,捧腹之余又感到无比沉重。《蜡烛泪》中的“驴子”则是另一种农民形象。这位憨厚善良的兄长为了供养弟弟上大学而牺牲了自己的婚姻。然而,他的付出并未得到弟弟和弟媳的回报。但他并不记恨,仍以一个农民的宽厚继续培养小弟弟上学。宽厚、善良、默默奉献、不图回报,这就是从“驴子”身上所折射出来的人性光辉,读后使人难以忘记。《小窑堡纪事》是作者发表在江苏《太湖》文学期刊上的一部中篇作品,当时的篇名是《发财行动》。这部小说通过一群农民争着发财致富的故事,反映了人性弱点、传统观念和现实生活的强烈碰

撞,揭示了社会变革时期农民的复杂心态。他们那种既想发财又不愿承担风险,既盲目短视、急功近利又想赢怕输以及红眼病等心理和行为,都被描绘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二榔头抗旱》则围绕抗旱争水而发生的矛盾纠葛,揭示了当代农村中人际关系的微妙性和复杂性,而二榔头这个又可怜又可嫌的农民身上的弱点,其实也是人类共同的弱点。这就使二榔头这个人物具有相当的深度。

李圣祥种过田,当过木匠,烧过锅炉,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丰富的生活阅历为他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李圣祥具有令人羡慕的创作天赋,艺术感觉极好,又能吃苦,创作上十分勤奋。这一切,都是他成功的原因。短短几年,他已在《清明》、《大时代文学》、《太湖》等文学期刊上发表中篇小说五部,另有二十多篇作品见诸于各地报刊。他已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成绩只能属于过去,文学创作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拼搏过程。在今后的岁月里,他能在创作上发起新一轮冲刺并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并致以真诚的祝福。

(杨柳,安徽省芜湖市人,作家、评论家)

目 录

contents

001

李圣祥其人其作(代序) / 杨柳

001

二榔头抗旱

030

蜡烛泪

066

小窑堡纪事

111

毛海走了

153

风流家史

185

严冬季节

二榔头抗旱

—

正值雨季,天却呆晴,小窑堡众多水塘一早见底。太阳天天滚烫,别说人,连皮粗肉厚的猪也龇开阔嘴趴树荫下不动。再看原野,处处冒烟,黑土变黄、变焦,青苗变枯又变成“秃子毛”。就这电视还在讲:“今日晴,明日晴,十天半月晴!晴!晴!”

梅珍的心离油锅越来越近,在屁股塘坝子上烦大神,忽地一仰脸骂一句这死不掉的太阳。太阳皮厚,一如既往地晒她脸,梅珍的心灰了。

去年,她雄心勃勃养了满满一塘鱼,结果换来一屁股搭两条大腿的债,这还债和奔小康的希望都在水里头,可小窑堡人偏偏要放水,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我的鱼儿!”梅珍想哭。恍恍惚惚将两桶鱼吃的东西撒水里,鱼们开始生龙活虎地争食,激起朵朵前赴后继的浪花,梅珍心中的阴郁越发浓烈了。她的脑子满满的,两腿一软瘫坐到坝子上。这时,她看见了那只古怪的乌鸦。它蹲在一座枯坟上,病恹恹的样子像是一只怪怪的精灵。一阵阴风刮过,摇得苦楝树的枝叶瑟瑟响,以致栖息在上头的乌鸦好一阵乱晃,抱怨什么似的望着梅珍叫。梅珍心头一悸,冷不丁打了个凉飕飕的颤抖,抖出来遍身鸡皮疙瘩,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毛毛地踏上了暮归的路。

来至自家门前,看见父亲手持竹竿在鹅棚里捣鼓,神情专注,眼睛不眨。梅珍百感交集地摇摇头,只觉得鼻子酸,她对着父亲的脊梁开了口:“伯!你就不能歇歇呀!”语气里包含着怨气,她怀疑父亲又在干没有出息的事。

老闷的精力全对付在鹅棚里,隐蔽于灰胡子丛中的瘪嘴咕咕噜噜数着鹅的只数,听见儿媳妇的声音头也没顾上回,仅腾出嘴巴应一声“我晓得”,但还是因为分神而花了眼,摸不清数到啥地方了!老闷十分懊恼,斜斜地怨一眼梅珍,接着咕噜。梅珍张张嘴,本想再说些什么,却没说出口,她轻声叹口气,转身拐进了屋里头。瞥一眼锅灶,不大对劲,一摸果然冰凉。“哎!这二榔头哩?”她一步量到后门口,对着茅坑叫:“人哩?”茅坑没动静,二榔头的洋咳声倒由房间冒出。梅珍略略一愣,掉头进房,发现二榔头靠在床背上吸闷烟。自从上午梅珍买回四斤茶叶子,二榔头就这么一气不起,他的主张是买两斤送送书记,村长就不考虑了,可梅珍偏偏不忘村长。二榔头因此耿耿于怀。

“不煮饭吃屎?”梅珍气不过。

“你吃去。”二榔头不拿正眼看她,眼角的余光斜斜地对她一勾。

梅珍的肚里满满的,想跟他恶吵一场,只是没有时间,屁股塘的水位才是大事哩!她评价一句二榔头小心眼,翻出四斤茶叶拎起就走。

二榔头的屁股像被锥子扎了下,一骨碌蹦下床拦她:“哪去?”

“去书记和村长家。”

“干啥哩?”

“送茶叶子!”

“送茶叶!送茶叶!都干得没了鳖喝的水,还送人茶叶子!”二榔头的大炮喉咙明显包容着对腐败现象的不满。

梅珍一抖,本能地瞅瞅窗外,匆忙制止:“叫唤!叫唤!让人听见了你光荣些?”

“就叫,就叫。”二榔头嘴上这么说,音调却已低得别人无法听见,“书记是人,村长是人,我二榔头也是人。他们咋不送两斤给我喝喝?”

梅珍想笑,硬憋着,绷住脸骂:“你‘丑’字当‘五’字,人家当书记,当村

长,你算老几?”

“我算二榔头。”二榔头不屈不挠,“村长咋?又不是县长!还不跟我一样戳老牯牛屁股?”这回二榔头撇开了书记,书记德高望重,坐得直行得正。村长就差了,喝酒抽烟一个算几个,犁田耙地几个算一个。这能吃不能做倒也罢了,还装着满满一肚子坏水。自从梅珍上回在村长脸上拍了一巴掌,二榔头就与村长蜈蚣见不得鸡,顶头撞个头肿都不打招呼。即使到了这火烧眉毛的关键时候,他也不想买村长账。反正手中捏着关于保留屁股塘水位的合同,白纸黑字,况且有书记撑着,他不怕村长横着来。

梅珍晓得丈夫肩扛醋缸,想想也就顺了他:“那就去书记家活动活动吧!”

“这还差不多。”二榔头的眼窝里蓦地迸出黄铜样的光泽,“吃了晚饭我陪你去。”

二榔头出门淘米,看见父亲鬼鬼祟祟在鹅棚里壮大鹅的队伍,不由得双脚一并拢,站住了。

父亲一生勤劳,一生闲不住。爱挑挣大钱的活累。拼死拼活在窑厂干了两年出力差事后,腰便成了虾子状,肺部那些日积月累的粉尘灰也酿成气候。咳,由小咳到大咳,由大咳到咯血。老闷就觉得自己不中了,这痼病是没了医头的。面对死活赖在床上不动的父亲,二榔头含泪相劝,父亲便颤颤巍巍由铺下翻出一卷积余下的钱对他手里塞:“儿呀,我要走了!你要是孝顺的,就替我买口棺材吧!”二榔头拗不过,装出很顺从的样子出了门。老闷心中悬着的石落了地,兴奋而悲壮地叮嘱:“儿呀,棺材买厚实些,最好是全柏木的!”

二榔头没去买棺材,而是径直去了书记家,随后书记就站到睡床厕屎不想好的老闷面前,安慰他想开些。可老闷还是死活抱住床沿想不开。书记一声不吭出了门,一袋烟工夫又领四条大汉闯了进来。“想死可不中,我不批准。”书记向壮汉们努努嘴,壮汉们向床沿靠近。老闷吃准了这帮人的居心,抱紧床沿哀号:“不能,你们不能……”然而无济于事,壮汉们逮腿的逮腿,捉手的捉手,强行把他按到了担架上,而后一个“嗨哟嗨”,抬起担架朝医院跑。

医院要预收一千块,二榔头没有,书记便去缠院长,院长不肯破例,书记

便摆出一副官僚架势：“呸！难道这穷人命就不值几百块钱？手上这两百块多少能对付几天嘛！你们先治着，庄稼人不会赖你药费钱，我给你写欠条，以小窑堡支部的名誉。”书记铺展开了纸和笔。院长讪讪一笑，不好再说“不”字了。

住院问题终于解决，可老闷仍在肝胆欲裂地央求：“老书记，难为你一片好心，我也给你个面子，这就去抓些药，然后回家，这地方我待不惯，硬逼我住下，不是逼我死快些？”老闷哭丧着一张脸，由于说话过急，引起一串猛烈的咳嗽，几口血痰吐成一堆，整个腰身缩成了一只虾子。榔头忙过去给他捶背，书记却在一旁叹气：“唉！别捶了，你爹有心病哩！”

书记当即去窑厂和头们交涉，结果比较理想，窑厂方面碍着书记情面，答应承担起老闷的部分医药费。老闷的心情终于明朗，悠然自得地睡在病房里，再不提回家的事了。针剂打肿了两瓣屁股，肺部的结核病菌方才收敛。眼下虽停了针出了院，药却一如既往地吃，家庭资产多少有些流失，水稻田里又无希望，更怕的还是今年的旱会殃及池鱼。老闷心急烂了，巴不得一锹挖出个金铤子，就干上了力所能及的放鹅活，并积累了满满一棚的放鹅经验。在只卖不买的情况下也能使竹竿下的鹅日渐增多。怪！其实不怪，别人家孩子放鹅贪玩，由着鹅乱跑，这便给老闷提供了许多机会，瞄准了四下无人，长长的竹竿说搂就搂，不愁搂不来只把“俘虏”。回家后，再躲进鹅棚里用烧红的铁丝在鹅的红掌上烫个洞，这“俘虏”就和他家的鹅一模一样了。眼下，老闷正在征编“俘虏”，手捏铁丝架在一跳一跳的蜡烛火焰上烧。

二榔头有心指出父亲行为的不检，只是暂且还烦不到这上头来，晚饭还是生米哩！

二

这顿晚饭煮一个时辰，吃半个时辰，天黑透了，二榔头夫妻拎着茶叶出了门。书记家的堂屋亮堂堂，一帮瓦匠正处于酒后的神吹阶段，见来了二榔头夫妻，晓得有事，各自喝干杯中水走了。

书记点燃二榔头递来的烟，眼睛专注在火头上，手指摩挲着烟杆，不吭声。

二榔头虽有一肚子话却不急着说，首先把两斤茶叶显显赫赫摆到桌子上，然后偷偷摸摸打量书记的反应。书记没反应，仍集中精力玩弄手上的烟。二榔头颇为失望，挨着书记坐下来。

“二榔头！我晓得你急，我比你还急。”书记猛烈地吸着烟，“为了保水，我跟村长天天抬杠哩！”梅珍的心隐隐疼了下，二榔头却冒出一股气概：“老书记，我养鱼是跟村里签过合同的，我一年交村里一千五百块不就图个水位线有保障？我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

书记苦笑着在二榔头肩上拍拍：“你别说大的。乡里猴子乡里玩，小窑堡就这么回事！这我比你清楚。别瞎杠了！瞎杠只会坏事。”

二榔头一憋噎，耷拉下头再也不杠了。他就这么个人，人家软他硬，人家硬他软。

二榔头服帖了，书记也缓了口气：“我心里有数了！不过你和村长之间的疙瘩也要抓紧解开，他就那么个样子，抹顺了毛什么都好讲。”这么说着书记站了起来，并摆出一副送客架势。二榔头夫妻虽觉得尚有半肚子话没说出来，但还是轻松了不少。书记向来稳重，说得少做得多，今天能把话说到这种地步，可见屁股塘的水不是特别地火烧眉毛了。书记把茶叶归还到原主手上：“心意领了！眼下你们正落难，我能喝得下么？等你家养鱼发旺了，我会去你门上要的，现在就别跟我客气了！也别怪我不留你们多坐会，大屋就快上梁了，嘿嘿，还真有些穷忙哩！反正话就这么讲，我明天再顺便去乡里通通气，如能获得乡里一句支持话，那屁股塘的水就稳得像山了。”

梅珍的眼窝有点湿润，竭力把茶叶往回推，但终究不如书记固执，感激道：“后天我和二榔头都来照应照应，上梁的杂事多，您和婶子就动嘴不动手地掌握大局吧。”这时梅珍才意识到书记家缺个人，扭转脖子左右看，“我婶子哩？”

书记正要作答，却又把到嘴的话咽了回去，似乎有什么不便说的东西。梅珍隐隐觉得不自在，后悔自己嘴快问到了不该问的地方。梅珍的尴尬触及

了书记的神经,稍一酝酿,就认为咽回肚里的话还是说出来好:“你婶子她……她找孙子。”又补充解释,“小东西玩心重,晚饭都不晓得来家吃。”

精明的梅珍明知书记含含糊糊的话里有诈,却不动声色,做出洗耳恭听状,附和说:“我婶子好操心!盖屋这段日子她瘦了好多!书记你要劝她多歇歇,有事招呼我们一声,我和二榔头都在家。”

“好,好,好。”书记直说好,“上梁那天你们是躲不掉的,八桌人哩!梅珍,厨师的活我就不安排别人了!”

“好,好,好!”梅珍受宠若惊地承包了这项工程。她在小窑堡属于一流的土厨师,办喜事人家只要能搬来她掌勺,档次便高了。

夫妻俩作别而去,二榔头的步子越甩越慢,不知不觉和梅珍拉了一丈远。梅珍催他快些,二榔头快了,却快不到哪里去,并盯住梅珍手中的两斤茶叶默默出神,越想越是忍不住,终于说了心里话:“我说梅珍,你咋就轻易把茶叶朝回拎?书记的推托是客气嘛!你就福气了?”这么说着二榔头已和梅珍并了肩,继而二榔头便超了前。梅珍站在后头哑吧着嘴,二榔头想想也站住不动了。梅珍的头微微低着,眼皮一挑一挑地望他。

“你糊涂,你把茶叶拎回来就是糊涂。”二榔头尽量压低着嗓门。

“你也马后炮。”梅珍虽这么说,但明显有些后悔。

二榔头拿手摸头:“好,好,好。不说了!现在送过去还中。”

夫妻俩踏上了回头路,书记家的灯火依然明亮,听动静已知是婶子回来了。婶子的声音像是有气:“都找到虎山脚下了,也不见鹅的影,不在了!看来那三只鹅是不在了!”这话很有魔力,使得正要进门的二榔头夫妻一抖,都定格在窗子旁边向里面望。书记坐在八仙桌的上首处吸烟,听了婶子诉说后劝道:“丢了就算了,害你白跑这半天冤枉路,洗脚洗脚,明天还一身事哩!”

屋里没了声音,二榔头也不再张望,鬼头鬼脑地一拽梅珍衣角,夫妻俩便轻手轻脚贼样地溜了。直到百米外的安全地带,才开始你一句我一句抱怨父亲。父亲爱贪小便宜,他那放鹅绝活在小窑堡有口皆碑。每当谁家丢了鹅,他们都会生出一种面子扫地的难堪,何况这回是动到了老书记头上。

“我就觉得书记先前的讲话不对劲。”梅珍恍然大悟,“还说婶子找孙子

去了！其实是找鹅哩！”

“书记真会体谅我们！”二榔头感慨着。

进了家门，二榔头首先剜一眼坐在床上的父亲，然后摸根扁担去鹅棚里捣鼓。鹅们受惊，轰轰烈烈地叫。床上的老闷坐不住了，趿拉着鞋跑出来：“疯了？”

二榔头不搭腔，继续在棚里卖力。

“小狗日的疯了？”老闷加重了语气。

这时二榔头已把鹅数清楚了。证据在握，手中的扁担勇猛地捣在地上：“咋又多出三只鹅来？”

“跑来的。”

“偷的吧？你晓得鹅是谁家的么？”

“没斤到两的东西，讲谁偷哩！”老闷红了脸，“我管它哪家的，脚掌烫了洞就是我家的。”

二榔头的眼珠鼓了又鼓，却说不出话，一旁的梅珍却被父亲的强盗逻辑逗出了笑声。这一笑冲淡了火药味，父子俩的头都扭了过来。梅珍措手不及，忙忙扮出正经样。她朝父亲挪一步：“我伯伯，不是我爱说你，跑来的也好，偷来的也好，总归是人家的鹅呀！刚才书记一家找鹅都找雾啦！”

“啊！”老闷猛地一张嘴，整个成了泥塑木雕。他显然不晓得“征编”过来的鹅是书记家的。

二榔头一脚将鹅棚门踹上，仍用很硬的目光剜父亲：“净做些出息不大的事。”

老闷猛打个激灵，脚一滑踉跄一步。待到站稳，二榔头已进了屋。老闷拍拍屁股，蔫蔫地蹲了下来，他抱住头，内疚异常。内疚对老闷来说可谓稀稀巴巴，每当鹅的队伍得以壮大，他都笑不动地笑，这回内疚完全因为“不义之鹅”是来源于书记家。书记为人没的说，他骨头打鼓忘不掉。

见父亲如此，梅珍便安慰。说谁没个失误哩？趁着天黑把鹅送过去即是。老闷缓缓直起腰，一步一步朝鹅棚走，拉棚门的手抖个不停，半天才启开一道缝，老闷把身体扁进缝里，再跨两步便进去了，可老闷这两步却没有跨。

他犹豫不定地站在那里,不停咂嘴,咂着咂着就退了回来,并用哀求的口吻和儿媳协商着,说这样把鹅抱过去丑死了,不如改天找个空当偷偷把鹅支过去体面。

梅珍想了想,头一点:“也中。”

三

二榔头在梅珍面前踌躇地晃,一再肯定自己那高瞻远瞩的目光:“怎么样?我的安排怎么样?倒不是舍不得两斤茶叶子,他狗日的村长不是货。我还把他当个人物?嘿!那也真是长江水倒流了。”

梅珍默默听着。在小窑堡,自古书记当家,书记已把话说到那份上,证明二榔头先前送茶叶子的观点确实是对的。二榔头越发得意,话也越发离谱,梅珍怕他又要提及那桩扇村长耳光的事,便有意把话题朝书记头上扯,就扯到了书记家大屋上梁的事。书记没的讲,不是他顶着,屁股塘作兴早被人放干了!现在得利用他家大屋上梁的机会,好好送上一笔人情钱以示酬谢。可是二榔头家缺的独独是钱,筹集资金成了他们家的头等大事了。

梅珍首先掏出一卷票子撂桌上,厚沓沓的,却都是一块或两块之类的零碎。梅珍愁眉苦脸地指指钱:“家底都在这儿了!二十块不到!”

二榔头望望票子望望梅珍,望望梅珍又望望票子,嘴一张:“又不是哄小孩买糖吃,书记家的人情钱没个一百也该有个八十。逮到茶叶你死买,一买就是四斤!听我话买两斤不是好得很?”

梅珍不吭声。二榔头也不好再深说些什么了,沉着冷静烦钱神,首先想到的是自己那笔“私房”。那些都是在平常的家庭商务活动中一分一分抠下来的,是为了弥补烟费不足而私设的小金库,一旦拿出来,倒不是舍不得,只怕梅珍借此小题大做。这种人格上的风险他确实欠缺勇气担。便迅速把脑海中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镜头换了。他开始在其他方面寻找出路,连当作古玩收着的十几枚硬币都想到了,但那毕竟杯水车薪,即使忍痛割爱也枉然。书记家盖屋稀稀巴巴,砸锅卖铁也要送笔拿得出手的。

二榔头几乎把家里的角角落落挖地三尺想了一遍,仍寻不出一条有效途径。他的眼皮一耷拉:“唉!这活人难道真要让尿憋死不成!这钱……钱咋就跟我没有一点缘分哩?”叹息归叹息,一筹莫展还是一筹莫展。二榔头的拳头有一下没一下地夯膝盖,渐渐又想起了那笔“私房”,不禁用手朝屁股后头摸,那笔埋伏在内衣口袋里的六张十元票鼓鼓地蹲在那里。有了这笔“后盾”,二榔头的心定了不少,但不到迫不得已他断不会鲁莽行事的。这笔私房攒得挺苦,光是蒙骗梅珍的话就说了一担挑。这么一想,二榔头按钱的手一滑就换了地方,可还是惹来了梅珍的好奇的目光。二榔头做贼心虚,忙就势将那只“来历不明”的手揣到后腰处装作挠痒。这一手还真灵,很快转移了梅珍的视线,可她疑神疑鬼的表情仍摆在脸上,这使得二榔头很是心神不定,于是打岔:“我说把猪卖了,那肉货已有了百把斤。”

梅珍扑闪一下眼:“卖猪?百把斤的猪正疯长,卖掉了整个小窑堡人都要骂你。”

“那就卖鹅。”

“小鹅仔子,一斤称几个,能卖上手?”

二榔头一时没了东西卖,可又不敢忘了打岔,便说:“不卖猪又不卖鹅,那钱哪来?书记家的人情你不想送了?”

“这、这……”梅珍气晕了头,不晕的时候就指二榔头鼻梁批评,“没钱怪我?亏你也是男子汉!现世东西,都现世到外国去了!”

二榔头自知豁了嘴,捏住鼻子不吭声,现世即窝囊,二榔头最忌讳窝囊,为了证明自己与窝囊无缘,他发了怵。二话没说松了裤带头,把外裤向下一褪,里头的短裤便显示了出来。二榔头伸手在短裤荷包里一搂,所有票子捉在手中,就在向外掏的一刹那,忽然有些于心不忍,于是不动声色剥下一张留驻在荷包里。其余的全数掏了出来,对桌上一攒,一张一张出劲数。一共五张,整整五十块,五十块对梅珍面前一呈:“都拿着。”

梅珍不喜也不惊,似乎早料到他会使这一手,她不置可否牵出一缕冷笑,捉钱在手却拿眼剜他:“你有外心?”

二榔头摸头苦笑:“不讲了!睡觉睡觉,明天还有一大堆事哩!”

四

一夜过来,仍然是个艳阳天。丢了早饭碗的二榔头自愧自己的阔嘴不如梅珍的小嘴灵巧,便让梅珍把昨晚凑起来的人情钱送书记家里去。梅珍揣着钱,但很快又把钱揣了回来,说书记买水泥去了不在家,她不把钱亲自交到书记手上心里不踏实,所以就又揣回来了。二榔头先表扬梅珍心细想得周到,后又痛惜地拍拍屁股:“迟了!迟了!书记说他今天要顺便去乡里活动,若早一脚碰上他关照两句该多好。他是个忙人,你不盯紧些,他作兴就把去乡的事给忘了!”

二榔头这么一惋惜,也使梅珍若有所失,但迟也迟了,现在后悔无济于事。梅珍想通了,并安慰二榔头也要对有亮光的地方想,说书记不是一般人,答应下来的事忘不了。

二榔头不再折磨自己,不时蹿到后门口,眺望通往乡政府的那条路,心想只要能望见书记回来,乡政府对屁股塘的态度便明朗了。然而日过中天的时候,他仍没能在那条路上捕捉到书记的踪影,便怀疑书记被乡里留住喝酒了。于是他也摸出小酒喝了起来。很快酒足饭饱,干脆借着酒劲搬条凳子坐到后门口,他坚信都过了下午两点,书记也该回来了。

路上的人影绰绰,有的越走越远,有的越走越近,凳子上的二榔头手搭凉棚,仔细辨识着路上的芸芸众生。梅珍也冷不丁咨询一句:“来了?”遗憾的是二榔头总是底气不足地告诉她:“不像。”

太阳渐渐西沉,路上的人渐渐稀少,二榔头的视线内仍没有老书记的影子,他固执地坐在凳子上,望啊!望啊!终于望见一个熟悉的人影,二榔头的头皮不禁一麻。近了,二榔头看清了村长的脸。那张脸也在无意间面对了他,他便鬼使似的恍恍惚惚站了起来,并勉强牵出几缕笑纹,还情不自禁脱口喊了声村长。

村长愣了下,勉强强给他点一个头。二榔头受宠若惊,二话没说还他两个。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地自然流露,以致二榔头自己也不明白为何如此

缺乏骨气，他与村长之间的“疙瘩”可是死的。

那一回，村长动员梅珍去查环，梅珍说环都上了还查什么查？村长玩笑说：“你不去也中，我给你查查算了。”正洗锅碗的梅珍也没气，笑哈哈搭腔：“你做梦。”村长这时发了晕，嬉皮笑脸地挨了过来：“你就让我做一回梦吧！”这么说着就猛地由背后把梅珍箍住了。两手准确无误按上了梅珍胸脯，就这还嫌不过瘾，便又将一只手滑上了女人上环的地方。梅珍一惊非浅，顺手舀瓢洗碗水，手腕一个后翻，那油水便顺着村长的脖颈滋润到胸前。

“哦……”村长倒吸口凉气，满腔热情迅速冷了下来，收回双手一上一下拎起贴肉穿的布衫。梅珍紫着脸，猛地一伸右臂，手中瓢便在村长头上撞出咚的一声，仍不解气，又抡开巴掌对他脸上甩，村长的脸立马显出五根鲜明的手指印，脸皮也腾地一下变成了猴子屁股，一头脑火不好发作，拿手拍墙：“手贱！手贱！吃手贱亏！”可二榔头也觉得吃了亏，觉得村长的贱手已给他戴上了半顶绿帽子，找他去，并抱着一根长扁担。村长做贼心虚，说：“榔头，别、别……有话好说。”二榔头没耳朵听，扁担一竖逼了过去。村长见没了协商余地，拔腿死跑，榔头死撵。撵出两里地，才因双腿疲软而瘫到地上喘粗气。

这就是二榔头和村长之间的死疙瘩，二榔头曾预言一百年解不开，可现在是旱当头啊！况且书记也叮嘱他抓紧解开和村长之间的疙瘩。

一想到书记昨天的叮嘱，二榔头又滋生出一种与村长聊聊的念头。现在村长就在眼前，正是个解疙瘩的好机会，过了这村，没了这店。这么一想二榔头又脱口喊了声：“村长。”村长仍站在那里，似乎有意等他，这给了二榔头很大鼓舞。二榔头扑通一声下了田，抄近路向村长的方向颠去。

一条米把高的田埂横在二榔头面前，他停了脚，仰头望着上头的村长笑，却不知如何拉开话闸。他试探性地把手伸给村长，一只脚踏在田埂的半腰上，等待村长拉一把，可村长反将手背到了身后，上下眼皮迅速眯成一缝，眼珠透过缝间俯视着二榔头，没有一点救人于危难的迹象。

二榔头好不尴尬，凉在空中的手无论如何是不好回撤的。干脆一塌腰，双手同时揪紧路沿上的野草，田下的腿一蹭，这么一个狗爬式过后，倒也解决了攀登路基的难题。路面上的二榔头喘了几口气，心气随即平静了下来。但